

# 关于中国境内 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

潘光旦遗作

---

本文根据国内外已发现的历史资料及有关文献，分析研究了中国境内的犹太人的踪迹、犹太人的族与教的名称、犹太人进入中国的时间和路线、以及他们离开本土的时代。

本文作者生前对中国境内主要是定居在开封地区的犹太人的一些历史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和考证，写了十多万字的专论，现经叶笃义、潘乃谷等同志整理发表于此。

作者潘光旦(一八九九年——一九六七年)，一九二六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硕士，曾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国近代伶人血缘之研究一》、《明清两代嘉兴望族之研究》、《中国之家庭问题》、《优生原理》及《优生概论》等。

---

犹太人曾在不同时期移入我国境内，人数最多以及历史最久的是早年居住在河南省的开封的犹太人。除开封而外中国还有不少的地方有过犹太人的踪迹，有些是永久聚居的，有些则是侨寓的。本文对于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看法。

## 一

首先，谈一下族与教的名称问题。中国的犹太人，就其来源说，是和世界上其它的犹太人属于同一族的，就是犹太族；他们的信仰也和其它犹太人一样，就是犹太教。一般地说，犹太族的人全都信犹太教，信犹太教的全都是犹太族的人。

但犹太的名称是出现得比较晚的，尤其在中国。居住在开封的犹太人，可能是很早就离开了他们相传的本土——亚洲西部的伯利斯坦，迟至明朝末年还不知道这个名称，不知道自己已是“犹太人”，所信奉的教是“犹太教”<sup>①</sup>。他们有的是另外一些名称，

---

① 利玛窦：《书札》，一六〇五年写发。一九一一——一九一三年，辑入《利玛窦神甫历史著作集》两册中的第二册，二九〇——二九三页，《书札》第三十五号；第一册，八六——八八页亦有关涉。

不止一个：一，有的显然是自取的；二，有的是别人随便起、随便叫的，日子一久，他们也就接受了下来；三，更有的别人称呼他们，而他们未必接受或一定拒绝的。

属于第一类的，有四、五个名称

1.一赐乐业。这个名称最老，也最正式。开封族人所留传下来的四种碑志上，至少最早的三种：①金钟：《重建清真寺记》，明弘治二年（一四八九年）；②左唐：《尊崇道经寺记》，明正德七年（一五一二年）；③刘昌：《重建清真寺记》，清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年）都用到这个名称。第四种：赵映寰：《祠堂述古碑记》，清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年），原碑剥蚀太多，有许多字无法辨认。第一种碑的第一句话就说“夫一赐乐业立教祖师阿无罗汉乃盘古阿耽十九代孙也”。第二种碑也在开宗明义的第一段话里就用到这个名称。第三种碑的第一句话说，“夫一赐乐业之立教也，其由来久矣”。近到第十九世纪中叶，族中人向访问他们的人反映，他们的庙，在门匾上虽不写明为“一赐乐业”。但口头说起来也还往往用这个庙名①。

一赐乐业的名称，历来注意这个题目的人有一个共同的说法，就是，它是一个译音，译他们自己所一向用惯的一个名称（用拉丁字母拼出）Israel的音。这在后来译成汉文的犹太经典（即基督教所称《旧约》）里都译作“以色列”。因此，“一赐乐业”就是“以色列”。在中国最早指出这一点来的是叶瀚②。在希伯来语中，这字是有意义的，就是，上帝在努力。Isra是努力，el是神，是上帝。这里有一个故事，表示着上帝在努力。相传犹太人的远祖，雅各（开封族人称为“雅呵厥勿”，见上述左唐：《尊崇道经寺记》），曾经一度和神角力，并且得胜，神就叫他改名为“以色列”，因为他“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③。在犹太经典里，《创世记》而外，《何西亚书》也曾提到这个故事（《何西亚书》，第十二章，第三至第五节）。无论如何，“以色列”终于成为雅各所有的子孙的名称，成为一个族的名称；后来又曾一度（公元前第九世纪以前）成为国度的名称；而在中国，迟至第十五世纪后半叶，也成为这个族所信奉的宗教的名称。

“一赐乐业”只是译音，是几个在意思上多少联得起来的汉字所凑成的一个译音。但后来外国人访问开封，尽管知道它是译音，又画蛇添足地把它译成有意义的西文，说“一”指上帝，“赐”就是上帝所赐，等等④。

① 邱天生（译音）：《访问开封犹太人日记》，英文稿本，一八五〇年。

② 叶瀚：《一赐乐业教碑跋》，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

③ 《创世记》，犹太经典（《旧约全书》）第三十二章，第二十八——三十二节。

④ 蒋荣基（译音）：《访问开封犹太人日记》，中文原稿及英文译稿，均一八五〇年。稿存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

丁黠良：《河南犹太人访问记》，载上海英文《皇家亚洲学会北中国支会期刊》，一八六六年卷。

2. 古教。一七〇四年有一个天主教耶稣会的会士到开封访问，族人告诉他以前用过这个名称<sup>①</sup>。“古”字与“旧”字意义均近，因此又有人用到过“旧教”的名称<sup>②</sup>。一赐乐业教来源甚古；一四八九年的碑志里又有过“古刹清真寺”的话；我们相信，“古教”的名称，族人自己可能是用过的，但“旧教”是别人的缠误，不但族人自己不接受，并且根本没有成为一个名称。

3. 回回古教。这是一个基督教新教牧师名叫密尔恩在第十九世纪中叶传说出来的<sup>③</sup>。像上面所说的“古教”一样，我们相信这是开封的教人可能自己采用过的一个名称，目的在和四周信伊斯兰教的回回分别开来。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单单“古教”两字的名称的作用也正复在此，他们的“古”正所以区别于伊斯兰教的“新”；并且，伊斯兰教是部份地渊源于犹太教的。

4. 天教。也是上面所说那个耶稣会士在第十八世纪初年传出来的，但并不通行。

5. 天竺教。这个名称到第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我们才在有关文献里看到。据说，族人自己对人说，在用“挑筋教”（见后）的名称以前，他们自称过“天竺教”<sup>④</sup>。到一八六六年，美国教士丁韪良到开封访问，也发见了这一点，对于“天竺教”一名的用废，他作了一些猜测。他说族人是从西方进入中国的，进入之前，曾在天竺停留过一个时期，为了纪念这一段停留的历史，所以称为“天竺教”。后来罗马教士大批到中国来，自称为“天主教”，时常和中国人发生冲突，而“天竺教”与“天主教”形式既只一字之差，声音并且完全相同，容易引起误会，因此，又把它废了<sup>⑤</sup>。

下面两个名称是属于第二类的。

6. 挑筋教。中国文献里，到目前所已知的为止，最早提到这个名称的是明末清初的一本著作，叫《如梦录》<sup>⑥</sup>。书上说：“土街……往东，〔是〕线儿李家胡同（常茂徠注：

① 荷午尼（译音）：《上苏注瑞芝神甫书》。原札为葡萄牙文，印出时译成法文。德文译本，载《世界报片》第四卷，第八九期。

② 费因：《中国的犹太人，他们的寺宇、经卷、历史及其它》，一八四三年，伦敦版。英文本。

又自写摘要分期载香港《中国文献受藏录》，一八四五年七月第十四卷，第七号，三〇五——三三四页；同年八月，第八号，三八八——三九五页。

怀德：《中国的犹太人》，一九四二年，加拿大都朗图版。三册：一、史料；二、碑版；三、谱系。英文本。

③ 密尔恩：《中国的真实生活》，一八五八年，伦敦第二版，第四篇，四〇三——四一一页。英文本。法文译本，译者达塞，一八六〇年，第二版，第四篇，三四一——三四八页。

④ 天下第一伤心人（辑）：《辟邪记实》，清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年）刻本。其中一篇《天主教入中国考略》，征引阙名：《养吾杂记》。

⑤ 见本刊本期一七二页注④。

⑥ 阙名：《如梦录》，第十七世纪中叶，一八五二年（清咸丰二年）常茂徠校注，河南官局本。

俗名仙人巷，应是线儿巷之讹），有挑筋教礼拜寺”。就是这样简单的一句话。

这个名称的来源出于《创世记》里如下的故事：雅各把家里人都打发过了雅博渡口，“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个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个人说，你的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不要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人与神角力都得了胜。于是就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昆努伊勒（原注，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意思说，我面对面地见了上帝，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时候，雅各经过昆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创世记》，犹太经典〔《旧约全书》〕，第三十二章，第二十八——三十二节）所谓大腿窝的筋，就是解剖学上的坐骨神经或臀骨神经<sup>①</sup>。以色列人吃牛羊肉大腿窝的筋，在宰杀的时候就得把这筋剔掉。于是屠宰一事非自己动手不可，而又必须按照一定的规矩，一定的仪式。教外人于是就给他们起了“挑筋教”的名称。这原是一个外号，但日子多了，教中人也采用了。

有一个英国犹太作家丕尔曼<sup>②</sup>认为这个名称是该族人自取的，原因是要借此自别于四周比他们人数多得多的伊斯兰教人。伊斯兰教人和以色列人同样承认亚伯拉罕等是他们的“列圣”，同样不吃猪肉。剔筋而食，表示他们是从雅各一方面传下来的，不与伊斯兰教人相混。

挑筋教的名称，在各个名称中，最为通行，至少维持过二百六、七十年，好象是和清代同其终始。第十九世纪末年（一九〇〇年），有一两个开封族人到上海，说起族人虽不再挑筋而食，但这个名称还通行<sup>③</sup>。

7. 教经教。到了民国初年，开封的一赐乐业教已经很式微了，教中人数愈来愈少，不再成为社会上的一种力量。开封市统治当局就把原名挑筋教胡同的庙宇迤东的两条小胡同改称为北教经胡同和前教经胡同。所谓教经教就是以圣经教人的意思<sup>④</sup>。

8. 犹太人与犹太教。从第十七世纪初年耶稣会士利玛窦第一次和开封的以色列人发生接触以后，西方人关于他们所发表的文章，尽管拉丁、意、法、西、葡、英、德各各不同，但都一贯称他们为犹太人，他们的教为犹太教。至于我国，最初用到“犹太”二字的译音，则是清代道光（一八二一年）以后的事<sup>⑤</sup>。就开封族人自己的知识来说，这个名称却还是外来的。他们是不是知道这个名称，接受这个名称，都还待考。

① 洛资：《以色列宗教文化探源》，二四八页，一九三二年，伦敦版。

② 丕尔曼：《中国犹太人史》，一九一三年，伦敦版。

③ 福克斯：《开封的中国犹太人》，载一九三七年八月号英文《天下月刊》，二七——四〇页。

④ 见本刊本期一七三页注②，怀德著《中国的犹太人》。

⑤ 陈垣：《一赐乐业教考》，一九二〇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文库本。

下面几个名称显然是别人替他们起的，只能背后用，而不能当面用。

9. 青回回、蓝帽回回、蓝帽子回回、或蓝帽回子。这名称来源于教中男子在举行宗教仪式的时候，头上要缠青蓝色的一条布。这种缠头的规矩也是一赐乐业教和伊斯兰教相同的，但伊斯兰教用的是白布，这名称正所以把两种教人分别开来。上面说过的耶稣会士利玛窦在十七世纪初年初次和一个一赐乐业教人会面，三年后又派人到开封调查，就发现了“白帽子回回”和“蓝帽子回回”的分别，并且还发现了第三种“回回”，当地叫“十字回回”，那就是耶稣会士来到以前的基督教徒<sup>①</sup>。所谓“蓝帽子回回”等多少带几分侮辱性称呼，本族人显然是不愿意接受的。

10. 七姓回子。明代末年，崇祯十五年（一六四二年），开封遭到一次统治阶级自己所造成的黄河大水灾，开封人口，除了大量死亡而外，流浪出去者之中一赐乐业教人有七姓二百多家（见上述刘昌：《重建清真寺记》）。等到事定归来，四围教外的人替他们起了一个名称，叫“七姓回子”<sup>②</sup>。

11. 摩西教徒。这个名称在有关开封犹太人的文献里没有见过。但就中国境内可能有的一般犹太人而言，是有人这样称引过的<sup>③</sup>。这个名称显然是别人叫出来，而犹太教人自己决不接受的，因为他们是崇拜一神而反对一切偶像的，以摩西名教，是等于把摩西当作偶像了，摩西只是一个主要的祖师而已（在上述金钟和左唐书写的两个碑志中，开封教中人称摩西为“乜摄”）。

以上几种称呼，除了最后一种摩西教徒而外，主要是针对开封犹太人而言的。但中国之有犹太人并不限于开封一地。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同志在他的《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的论文里曾提出以下一些泛指中国犹太人的名词：

1. 术忽。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指称在中国境内的犹太人的名词。《元史·帝纪》里有两处叙到它。一是文宗天历二年（一三二九年）三月，诏：“僧道、也里可温、术忽、合（答）失蛮，为商者，仍旧制纳税。”二是顺帝至正十四年（一三五四年）五月，“募宁夏善射者及各处回回、术忽殷富者赴京师从军。”

2. 珠赫。《元史语解》，把术忽写成“珠赫”。

3. 主吾。元顺帝至正六年（一三四六年）十一月，“监察御史世图尔言：宜禁答失蛮、回回、主吾、人等叔伯为婚姻。”所谓叔伯为婚指的是兄死弟娶寡嫂的所谓“收继婚”。

4. 主鹑。元代杭州人杨瑀在他的笔记《山居新语》里说：“杭州砂糖局……糖官皆主鹑、回回，富商”。

5. 朱乎得。伊斯兰教汉译的经典里，称引犹太人用这个译名。

① 见本刊本期一七一页注①。

② 见本刊本期一七二页注④。

③ 犹耳：《中国和到中国的路》，一八六六年，伦敦初版，引荷耶士：《从阿格拉到中国的旅程》，第四册，一七五页。

## 二

上面谈过中国境内犹太人的族与教的名称问题。下面谈一谈他们离开本土与进入中国的问题。

这些问题必须分开谈。因为，离开本土并不等于进入中国；在以前的交通与国际形势之下，他们在中途的任何一个邦国可以停留上几百年，乃至千把年；并且，他们最终定居中国，也不一定是按照什么预定的计划，而是“既来之，则安之”。他们从来的国家并不是犹太本土，而是中途曾经停留过的任何邦域，他们可以通过一处边界，或不止一处，进入中国来。进入中国来的犹太人决不是一次一批，而是多次多批，通过着不止一个的边城或口岸，而在不止一个的城市里侨居或定居下来，开封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和可能是最后硕果仅存的一个罢了。下面分五个问题来谈。

## 一、开封的犹太人进入开封的年代

进入开封的犹太人，先后大概不止一批，而最主要的一批，也就是对于定居的要求与实现庙宇的修建、宗教生活的正规化等问题发生决定性作用的一批，大概是在北宋年代进入开封的。关于这一点，绝大部分的证明就包含在明弘治二年（一四八九年）的《碑记》里。碑上说：“噫！教道相传，授受自有来矣。出自天竺，东命而来……进贡西洋布于宋。帝曰：‘归我中夏，遵命祖风，遗留汴梁’。宋孝宗隆兴元年（一一六三年）癸未，列微五思达领掌其教，俺都刺始建寺焉。元至元十六年（一二七九年）己卯，五思达重建古刹清真寺”。在开封犹太人自己的历史文献里，这篇碑记是最古老的了。在这一段徵引的话里，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证据：

1. “贡”。“进贡”是初到中国的一个表示。如果全部的开封犹太人早就聚居在开封，已经得到中国人在政治与社会上的承认，他们就没有“进贡”的必要了。

2. “贡”的是西洋布。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棉与棉布还没有通行，是族人带进中国的。这种族人想来决不会太少，因为古代旅行，人数太少是不能想像的。这就构成了上面所说的最主要的一批，起过决定作用的一批。

3. 中国皇帝说“归我中夏”，表示无论开封的犹太人是不是都在这时候进入开封（汴梁），至少由于最近来到的一批的代表性的行动——“贡”的行动，而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承认。

4. 庙宇初建于金代，而《碑记》追叙，却用南宋的年号。这一点最足以说明开封的犹太人是在北宋年代部分初次进入而全部定居下来的。庙建于宋孝宗隆兴元年（一一六三年），这时宋朝早已南渡建都浙江临安（杭州）五十多年，而开封已归金人掌握，作为金人的首都。建庙的年份，照习惯与情理，应该用金人的正朔，而弘治碑却用南宋

的正朔。这说明建庙是在宋已经南渡之后，而“贡”布与“遗留汴梁”是在南渡以前。

5. 关于“列微五思达”的名称。立庙与初设掌教是同时的。第一任掌教是列微五思达。列微是一个族姓，就是后来圣经(《旧约》)里另外译称的利未。五思达代表着商而兼手工业的一类人，波斯语称为 *usta*，读音与“五思达”完全一样(怀德引高德贝所写给他的信)<sup>①</sup>。这可以帮助证明，开封一部分或大部分犹太人的来到决不会早于北宋，可能是在南渡以前不久的北宋后叶。一是建造庙宇说明他们是初来。二是他们还维持着族姓的原有称呼，改成汉字而音读未改：列微、五思达、俺都刺等都是。

6. 一一六三年的庙，是第一次建造，以前没有过。明弘治二年的碑记说明庙是初创：“宋孝隆兴元年(一一六三年)……始建寺焉”。我们在这里还可以提出一些反面的证据。陈垣同志指出，北宋中叶的宋敏术著《东京记》(五代后唐至北宋，开封亦称东京)，很注意当地的祠庙，曾叙及祆教(即波斯的拜火教)，而未叙到一赐乐业教的庙宇；又，张邦基的《墨庄漫录》，也提到东京城北的祆庙，而没有一个字说到一赐乐业教庙宇。可见当时一赐乐业庙还不存在，否则是不会把它漏掉的。立庙的年代说明教人进入的年代；事实上，立庙当然要晚些，但不会晚得太多。

根据以上六点，我们有理由说：就开封的犹太人而言，至少就其中不会太少的一部分而言，是在北宋中叶以后，南渡(一一二六年)以前约五、六十年间，到达开封而定居下来的。

## 二、中国其它有过犹太人的地方

开封而外，中国还有不少的地方有过犹太人的踪迹，乃至聚居，至少是侨寓，而侨寓的数目大概还不会太少。正德七年(一五一二年)的碑记，《尊崇道经寺记》，说“业是教者，不止于汴”。这还是明代的话。早在元代，我们上面所引《元史》《帝纪》的几段话可以想到所谓“术忽”或“主吾”人，散布得一定相当广泛，否则统治的皇朝决不会用“通令”的方法来办事；实际上顺帝至正十四年的那道命令也确乎说到“各处”字样。高德贝认为开封犹太人所以能维持得这么长久，原因之一就是当初犹太人在中国的据点很多；正唯其据点多，“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所以最后至少能维持一个据点于不败<sup>②</sup>。

下面根据我们所直接间接网罗到的资料，具体说一说，开封而外，中国究竟那些地方至少有过犹太人寄居的踪迹。

1. 洛阳。这可能是犹太人曾经寄居过的最早的一个城市。一九二六年，法国人普

<sup>①</sup> 怀德著作，见本刊本期一七三页注<sup>②</sup>，册一，一四八页。

高德贝：《犹太散失的部落：一个神话》，一九三〇年，美国北卡罗林那州德冷城版，三六八—四二五页。

<sup>②</sup> 怀德著作，见本刊本期一七三页注<sup>②</sup>，册一，一四七页引；高德贝著作见注<sup>①</sup>。

瑞浮把在洛阳发现的三块希伯来文的碑志的照相、拓本,和他自己所作的译文与注释印了出来。普瑞浮的研究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它们可能是东汉年间的碑,属于公元第二世纪。当时西亚细亚的叙利亚一带已经和中国发生通商和“朝贡”的关系,而来往的商人中间便有居住在叙利亚的犹太人。当时叙利亚一带最大的王国是古商那人(Kushanas,或 Kushans)的王国,他们的首都都是巴尔米拉(Palmyra),因此,碑上的希伯来文作巴尔米拉所通行的书体<sup>①</sup>。至于所谓巴尔米拉书体,也就是希伯来文演进到方形书体以前的最后一个阶段;后来开封一赐乐业教寺藏经所用的书体就是方形的。

2. 敦煌。本世纪初年,英法帝国主义的考古学者斯坦因和伯希和在在我国劫掠了大量文物,其中与犹太人有关的,至少有两个希伯来文的残片。一是斯坦因在和阆东北洛浦西北党党乌伊里克(Dandan-qi-liq 史书上的汉文译名待查)地方发现的一封波斯来的讲生意经的信,据专家鉴定,是公元七〇八年写的。二是伯希和在敦煌千佛洞发现的一段祷文,是写在纸上的;专家也鉴定是第八世纪的东西<sup>②</sup>。由于在那个时候只有中国有纸,所以它一定是在当地,或至少是中国境内的犹太人所写,而不可能是外来的<sup>③</sup>。这两张残片说明在新疆,沿着当时欧亚交通的孔道,在不止一个城市里,特别是在敦煌,有过犹太人的踪迹。

3. 广州。唐朝末年,也就是第九世纪末年,伊斯兰教的旅行家阿布才伊特到印度与中国旅行<sup>④</sup>,说到:“唐末黄巢之乱,因贸易而到广府的回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巴尔施人等十二万人皆死于难”(陈垣:《一赐乐业教考》,一九二〇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文库本,二九页)。其中的巴尔施人(Parsees)就是袄教徒。我们可以断定,最迟到第九世纪,中国境内,在靠海的东南城市,广州或其它,已经有犹太人居住,而且人数不会太少。各种教人被杀的总数多至十二万,可见当时四种教人的任何一种都有相当数量。

4. 澉浦与杭州。澉浦是今浙江省海盐县南部的一个小口岸。现在很小,以前却不小。南宋曾经在此设“澉浦水军”和造船坞,是一个市舶要口。马可孛罗曾特别说到它:“距城(Kinsai,即京师,亦即杭州)二十五哩远近向北转东,就是大海,近海有市叫澉浦(Gan-pu),是一个极好的港口,从天竺来的一切货船都停在这里。”(马可孛罗:《游记》,英译本,一九〇三年,人人图书馆版,三〇八页。)前面曾经引过杨瑀的话,说杭州砂糖局的糖官多为主爵富商。伊斯兰教的又一个有名的旅行家伊朋拔都

① 怀德著作,见本刊本期一七三页注②,一九三页,引普瑞浮:《洛阳的几个闪米底的碑志》,一九二六年,北京天主教味增爵会(Lazaristes)版。法文本。

② 歌伐勃:《第九世纪西班牙犹太人进入中国的行程》,一八九一年,巴黎版。法文本。

③ 怀德,见本刊本期一七三页注②,一四〇页;引蒋荣基著作,见本刊本期一七二页注④。

④ 阿布才伊特:《印度中国记行》,第九世纪末年,一八一一年阿拉伯文原本。



达说“我们进入京师的第二个城市，通过一个城门，称为犹太人的门。城里住着犹太人，基督教徒和拜太阳的突厥人，人数很是众多。”（伊朋拔都达：《游记》，英人顿勃选译本，一九二九年，伦敦版，二九三页。）城门既称为“犹太人的门”，则犹太人之多可想而知。

5. 宁波。宁波有犹太人，一到明代，我们就有确实的证据。弘治二年的碑记说：“天顺年（当时天顺五年，公元一四六一年，庙宇重建以后），石斌、李荣、高鉴、张瑄取宁波本教道经一部；宁波赵应捧经一部，贡至汴梁归寺”。这说明宁波有教人，赵应就是一例；更有完整的经藏；也可能说明宁波的犹太人与犹太教，比起开封来，历史并不短，资格并不浅。

6. 北京。元代北京有犹太人，马可孛罗说到过两次，都是在元世祖忽必烈平乃颜以后（至元二十四年，一二八七年）。乃颜是一个基督教徒，军队的旗帜上都画有“十”字，败灭以后，犹太人和回教徒就借此嘲笑城里的基督教徒，笑他们的“十”字不灵；基督教徒们向元世祖控诉，世祖就把那些犹太人申斥了一顿。这是一次。马可孛罗又说到，世祖尊重各种教派的节日，遇到这种节日，把有关的教徒们召到他面前，把经卷在香上熏一下，自己又吻一下以表示敬重。在基督教徒的节日如此，“在撒拉逊人（伊斯兰教徒）、犹太人、和偶像崇拜者（和尚等）的节日，他也遵守着同样的办法”。这是第二次<sup>①</sup>。

略后，方济各派罗马教士蒙特考维诺在一三〇五到一三〇六年<sup>②</sup>，和马瑞格诺力在一三四二到一三四七年间<sup>③</sup>，先后写信回欧洲，说北京有犹太人。不过最迟到第十八世纪初年，北京似乎已经不再有聚居的犹太人了。上面说到的杭州、宁波、和下面将要说到的宁夏，也都有同样的情况。其所以消失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族人改归了伊斯兰教<sup>④</sup>。有的显然是迁移到了开封，同开封的同教人合并起来。

7. 泉州。关于泉州，资料只有一个来源，而这来源还在疑似之间。第十四世纪，罗马教会所称方济各派的教士来华传教的人中间，除了上面所说的到北京的蒙特考维诺与马瑞格诺力的两个约翰而外，还有一个到福建泉州的贝茹奇亚（意大利中部一个地名）的安德鲁。他在泉州当“主教”。一三二六年他曾向罗马教会发过一封信，说他所劝诱“进教的教徒中间诚然没有犹太人”<sup>⑤</sup>。这话说得不清楚。说“没有犹太人”是泉

① 伊朋拔都达：《游记》，英人顿勃选译本，一九二九年，伦敦版，一五七——一五九页。

② 蒙特考维诺的约翰：《书札·中国之部》，一三〇五——一三〇六页。原稿存巴黎国民图书馆。英译本，第一版，第一册，一九七——二二一页。

③ 马瑞格诺力的约翰：《东方旅行回忆录》，第十四世纪中叶。英译本，修订版，第三册，二一五页。

④ 见本刊本期一七三页注②，册一，五二页。

⑤ 贝茹奇亚的安德鲁：《书札》，写于一三二六年。英译本，修订版，第三册，七四页（蛮子，即南中国）。

州根本没有犹太人呢？还是有而劝诱不来呢？这就无法断定了。

8. 宁夏。宁夏有族居的一赐乐业教人，弘治二年和正德七年的两个《碑记》都供给了证据。碑上所提到的帮助重建庙宇的三个姓金的人：金璫、金瑛、金润，都是宁夏的教人。

9. 扬州。正德七年，重建庙宇，碑上面说，淮扬金溥和开封本地的俺、李、高三姓教人合“请道经一部，立二门一座”。扬州有一赐乐业教的人，这已足够说明了。

10. 南京。明末，耶稣会士葡萄牙人曾德昭在南京遇见一个伊斯兰教徒，这个教徒对他说，南京从前有犹太人四家，不久前加入了伊斯兰教；这是最后的几家了，以前还更多<sup>①</sup>。

上面十个城市或多或少都直接有些涉及犹太人的资料，说明都有过犹太人定居。

### 三、一般的中国犹太人进入中国的时代。

我们前面已经叙述过犹太人进入开封的时代，但在开封全部的犹太人中，只有携带贡物、与对于定居开封一事起过决定性作用的那些犹太人，是直接从国外来的，其余则可能在他们的父、祖、远祖年代早就进入中国，而从开封以外的别的城市辗转进入开封的。这就引起了一个更一般的问题，就是，犹太人究竟在什么时代开始进入中国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有这样几种说法：一、周代以前；二、周代；三、汉代；四、唐代。最后自然就是上文所说的宋代。开封的犹太人，在自己的文献与传说里，说法就极不一致。弘治二年的碑记说是宋代，而其它碑记和族人的告语里则说到周代、汉代。我们分别谈一些：

1. 周代以前说。主张这种说法的只有一个人，帝俄时代的一个希腊正教领袖维那格拉多夫。他看到过弘治二年的碑文，望文生义，再加以引伸，认为犹太人在摩西以前就到中国了。这在犹太人自己，例如丕尔曼也认为是“不会的”，认为这样提法“太大胆”<sup>②</sup>。

2. 周代说。开封教人自己的文献，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年）的《重建清真寺记》说：“教起于天竺，周时始传于中州”。弘治碑说：阿无罗汉（亚伯拉罕）主教“……考之在周朝一百四十六年；一传而至正教祖师也撮（即摩西），考之在周朝六百十三载”。正德碑也说，“稽之周朝，有经传焉”。前后再三提到“周朝”。弘治、正德二碑

① 见本刊本期一七三页注②，七页，引曾德昭：《中国与福音的传布》一六四一——一六四二年，马德里版。葡萄牙文原本，后改订为西班牙文。中国天主教方面称此书为“中国通史”。

② 丕尔曼：《中国犹太人史》，一九一三年，伦敦版，二一、二七页引维那格拉多夫：《东方圣经史》，一八八九年，彼得堡版。

的作者说的是那些事迹发生在相当于中国周朝的一个时代，而康熙碑则率直认为进入中国就是周朝的事。

3. 汉代说。开封教人自己前后有三个不同的说法。弘治碑说宋，康熙碑说周，正德碑说汉。碑记的年代越近，所说的进入中国的年代越远，越古老。正德碑说，“……教自汉时入居中国”。这是教中人关于汉代说的唯一文字根据。除此而外，上面提到法国人普瑞浮在洛阳发见的三块希伯来文的碑志，他把它译成法文，经初步研讨，认为进入中国在公元第二世纪，即汉朝之说“或有可能”。

4. 唐代说。唐代东西交通频繁，西方不止一种宗教传入中国。摩尼教、祆教进入中国都在隋、唐以前。唐代设立过“袄正”，“袄祝”的官。伊斯兰教，最早的一说是，于隋文帝时入中国，至唐而盛，由海道来的集中于广州、泉州、杭州等处，由陆路来的则集中于西北当时的回纥等国（水玉琰：《世界回教史略》，卷下，一——二页）。景教于唐太宗时入中国长安有景教流行中国碑可证。这许多宗教都是从近东、中东来的。自耶城被毁而犹太民族不得不开始所谓“大疏散”（Diasporay，公元七〇年）以来，族人就杂居在这一广大区域里的各个城市，侨寓经商的为多，生活极不安定。由于他们是所谓“无国之民”，他们的流动性势必比周围的许多其它民族或其它宗教的分子还要大些。进入中国，不但在情理上大有可能，并且在实际上势有必至。陈垣同志说：“唐世，欧亚交通渐盛，景教、回教皆接踵而来，犹太人当亦继至”（陈垣：《一赐乐业教考》，一九二〇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文库本二九页）。

以上各种只不过是各个不同的“说”法。另外有些专家认为宋代以前不会有大批的犹太人进入中国，无论开封也罢，或开封以外的地方也罢。法国汉学家沙畹认为犹太人进入中国的真正准确资料要到北宋年代（九六〇——一二六六）才有<sup>①</sup>。陈垣同志在《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二九页上说，唐代虽有犹太人到中国，“然其人以贸易之故……不过侨寓一时，未必即为永住”，认为“开封犹太族非宋以前所至”。罗文达说，“根据目前所能得到的资料，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在第十二世纪以前，便有大量的犹太人在中国定居。一切与此相反的说法，不是没有根据，便是把事实解释错了”（罗文达：《中国的犹太人：一个书目》，一九三九年一月，《燕京社会研究杂志》，英文版，第一卷，第二期，二五六——二九一页）。

#### 四、犹太人所从来的国家与路线

开封一赐乐业教人自称来自天竺西域。《弘治碑》说，“出自天竺”；《正德碑》说“本出天竺西域”；《康熙碑》说“教起于天竺”。凡三称“天竺”，一称“西域”。

犹太人是从哪里直接首途来到中国，也就是在来到中国以前，他们所定居的

<sup>①</sup> 沙畹：《中国史要》的评介，一九〇四年，《通报》乙编，第五期，页四八二——四八三。

是那一国或那一些国?犹太族和许多民族不同,他们从公元七〇年起就没有了国家,而在此以前,因为他们的国土正当欧、亚、非三洲的交通孔道之上,国际与民族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战争频繁,人口动荡,不能经常安居乐业,所以一贯的有很大的流动性。在失国以前,很大一部分族人便已离开本土,失国以后,更是四面八方地流散,定居在许许多多的国度里。因此,上面所引的三块碑记所说的话是有意义的。天竺就是印度;西域当然是汉代以后广义的西域,至少包括到波斯一带在内,而波斯,从公元前第六世纪中叶到第四世纪中叶,曾一度侵占过犹太本土。所以他们讲的西域,如果包括波斯在内,也就是现在的伊朗一带。

犹太失国以后,人口的流移是多方向的。但在失国以前,除埃及一路而外,主要的方向是朝东。为了了解这东渐的历史,我们应当对犹太民族的一般的传说与历史,先作一些简要的叙述。

犹太民族的起源是在米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今大致相当于伊拉克)的幼发拉底河(Euphrates)的西岸。约公元前二〇〇〇年,他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开封族人称阿无罗汉)南迁到迦南,就是伯利斯坦。后来到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开封族人称雅呵厥勿)的时候,因荒年,迁移到埃及。雅各有十二个儿子,后来就演成十二个支派。在埃及定居了二百多年,一说四百年,因不胜当地统治者的奴役与虐待,于是逃出埃及,重新把伯利斯坦占领下来。根据传说推算,这大概在公元前一二七〇年上下。从这时起,族人逐渐建立起一个王国。约在公元前九三〇年,王国分裂为二,北是以色列,南是犹太。到公元前第八世纪,米索不达米亚的亚述国(Assyria)强盛南侵,终于把以色列国灭了,掳去了族人二万七、八千人(公元前七二二年)。到公元前第六世纪,巴比伦(Babylonia)代亚述兴起,又把犹太灭了,掳去了更大量的人口(公元前五八六年)。过了六七十年,这两批族人的子孙,在新兴的波斯的比较宽大的政策之下,有一小部分人又回到了本土;到公元前第五世纪中叶,终于把耶路撒冷城和崇拜中心的坛庙重新建筑了起来。从逃出埃及到以色列的被掳,五、六百年间,原有的十二个支派,凡属定居在比较平坦的以色列国土上的,据说竟至完全散失(即所谓“十个部落的散失”),只剩下定居在比较山地多的犹太国土上的两个支派,就是犹太族与便雅悯族,而以犹太一支为多。到此,犹太族算是复了国。我们今日所了解的犹太教(Judaism),就是在公元前第五世纪的中叶或末年,在先知以斯拉(开封族人称藹子刺)等倡导之下形成的。因为,最主要的经卷,即《摩西五经》,就是基督教所称的《旧约》的前五篇(开封教人称为《道经》或《大经》),是这阶段的成果,代表着犹太教的成熟。但宗教上的成熟并不代表着民族在国家生活上的成熟。终于,在公元七〇年,亡于罗马帝国的武力侵略。耶路撒冷城被毁了,坛庙变成了罗马国教的教寺。从公元七〇年起就开始了以前所说的民族大疏散。犹太的传说与历史就叙述到这里。下面试述他们在失国前后怎样向东方散布。

犹太人东渐的第一个重要地区是巴比伦。巴比伦是民族分子东移的第一个大站，他们的移动是由于被掳或被迫迁移。后来波斯代巴比伦占有伯利斯坦，又不止一次地把犹太人送到里海东南岸一带。

波斯的东邻是阿富汗。阿富汗的民族构成是很复杂的，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族是杜兰尼(Durani)；他们自称为“以色列的子女”(阿拉伯语，用拉丁字母拼出，是 Ben-i-Israel)，当初被巴比伦掳出，安插在米底亚(Media，今伊朗西部和北部)，从米底亚而进到阿富汗的西北。阿富汗北部靠近边界有一个城叫巴尔黑(Balkh)，亦称巴克特瑞亚(Bactria，中国古称大夏)，是古代中亚交通孔道上的一个重点，唐代玄奘曾过此，当地有一个犹太人聚居区域，历史悠久。

阿富汗的北邻是布开瑞(Bokhara)，现在是苏联的一部分。全境的城市里都有些犹太人居住。

从阿富汗向东与东南是印度。印度在犹太人东渐的过程中是和波斯一样重要的。靠近阿富汗的喀什米尔(Kashmir)人的形态与犹太人很相似。因此，有人猜测他们可能是所谓散失了的以色列部落的后裔。由此向南，越过旁遮普(Punjab)到哈伊巴(Khaibar，亦作 Khairpul 或 Khyrpoor)，距喀喇蚩(Karachi)城东北不远，迟至第十五世纪前半叶，还是一个犹太人的小王国。

再向南，到阿拉伯海的沿岸，有一系列的地区和大小口岸是和犹太人有密切关系的。属于南孟买区的叩拉巴(Kolaba)，这里的犹太人和阿富汗的杜兰尼人一样，自称为“以色列的儿子”(Beni-Israel 或 Bene-Israel)。叩拉巴其中有一个土著的城邦叫琴奇拉(Junjira)，是犹太人最集中的地方，到现在还有犹太人万人以上。

其次，更向南，相当大的一个距离，是古朗卡诺尔(Cranganoe)。这里有过一个很大很古老的犹太移民区。和古朗卡诺尔属于同一个区域的交趾(口岸与区均称 Cochih)，这里的犹太人当初是数目很大的，正因为数目多，十五、十六世纪的葡萄牙人才称交趾王为“犹太人的王”<sup>①</sup>。

最后一个口岸是故临(今英文地图作 Quilon；约百年前的地图作 Coulan；《马可孛罗游记》作 Koulam；南宋淳熙五年，即一一七八年，周去非著的《岭外代答》，卷二，作故临；稍后绍熙五年，即一一九四年，周辉著的《清波别志》，卷中，作古林)。马可孛罗在《游记》里说：“离开麻巴尔，向西南航行五百哩(应作二百哩)，我们就到了故临王国。这是许多基督教徒与犹太人居住的地方，都保留着自己的正常的语言文字。”(马可孛罗：《游记》，三七六——三七七页。)

总结以上，我们可以说，唐朝以前进入中国的犹太人大概不会太多，走的是从波斯一直朝东的旱路，走海路的可能性很小。从唐代起，陆海两路都可以走。许多旅行

<sup>①</sup> 奥胥希尔：《犹太民间歌谣传说宝籍》，一九四八年，纽约版，五五〇——五五七页。英文本。

家,包括马可孛罗在内,就是从陆路到中国,而海路回西方的。但就开封的犹太人说,主要一部分是从印度西南部走海路来的;宁夏、杭州、南京、扬州一带的,更是这样。当然,在开封,在这批犹太人到达前后,也曾吸收过不少从陆路而来的犹太人,有的直接的,有的间接通过其它城市,有如宁夏,乃至北京。

### 五、犹太人离开本土的年代

犹太人离开本土的年代与进入中国的年代不是一回事,不可能是一回事。因为当初他们没有直接移居到中国来的任何条件,包括对世界地理的认识,对中国的理解,交通的便利,等等在内。因此,在一出一入之间,时间上可能相差到几十年、几百年,乃至千把年。而就起决定性作用的那一部分开封犹太人说,据目前已有的资料所能帮我们做的最近情理的判断,是在一千年以上。

根据上面所叙述的犹太历史的若干重点,再根据作家们在这题目上所作出的一些假定,我们不妨把有关的犹太史分做四个时代,然后看开封中国犹太人的离开本土,以在那一个时代里为最最可能。我们只有这样一个做法。因为,在我们所能看到的犹太人自己的文献里,无论是开封犹太人的,或一般犹太人的,他们何时进入中国算是有一些,但何时离开本土,则完全没有。这四个时代是:

1. 摩西前期——公元前约一三〇〇年以前;
2. 从退出埃及到以色列国亡于亚述——公元前一三〇〇到七〇〇年,约六百年,即所谓“十个部落散失的时期”;
3. 从巴比伦掳辱前后到亡于罗马——公元前七〇〇年到七〇年;
4. 从“大疏散”开始到教典(Talmud)的形成——公元七〇年到六〇〇年。

现在全世界的犹太人还是在“大疏散”的时代中,不过在“大疏散”已经开始了五六百年之后,还有大批犹太人离开本土,最后终于进入中国,这可能性是极小的了,事实上也几乎没有人作这样的推断。所称教典,需要略作解释。大疏散前期,四散在各地的犹太人和留在本土的孑遗,还是继续维持与发展他们集体的宗教生活,彼此之间,也始终维持一些联系;而在最初的四百年到六百年之间,由于经师们的努力,特别是在巴比伦与本土两地的经师,网罗散失,整理纂辑,两地各成教典一部。到今,巴比伦的一部还是全璧。把后来基督教所称《旧约》和这教典合起来,就成为犹太教圣经的全部。

我们试就上述四个时代分别分析如下:

1. 摩西前期说。俄国人维那格拉多夫说犹太人进入中国是在摩西以前。这是极不可能的。假如进入中国在摩西以前,则离开本土自更在以前了。在摩西以前犹太人根本没有本土,十二个支派都在埃及,那时他们都还不成为犹太人,乃至还不成为以色列人,即一赐乐业人。

2. 从退出埃及到以色列国亡于亚述期间说。这也可以称为“散失了的十个部落”的子遗说。照传说，十部落是在这期间陆续散失的，也就是陆续离开伯利斯坦的。所谓散失了的以色列的十个部落，在西方的犹太人和后来基督教徒中间，始终是一个谜，本身就是一套神话。没有任何有力的根据说明中国的犹太人是在这个时期离开他们本土的。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就是开封犹太人也只是承认自己是雅各（别名以色列）的一般的后裔，而从没有说到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中那几个的子孙。这十二个儿子就是十二个支派的所从起。开封犹太人根本没有提到过“散失”的传说。

3. 从巴比伦掳辱前后到亡于罗马期间说。犹太族王国一分为二，北方国以色列亡于亚述之后，巴比伦的掳辱代表着南方国犹太的灭亡，也就是整个民族亡于外族的第二次。之后，波斯代巴比伦兴起，容许被掳辱的人回到本土，犹太族人于是在以斯拉与尼希米的领导下，重建了坛庙，即所谓第二次坛庙（第一次坛庙被巴比伦烧了），编出了《摩西五经》，基本形成了犹太教的体系。最后亡于罗马。

西方作家中，费因和高德贝认为开封犹太人的祖先是在这个时期，就是掳辱归来之后，离开犹太本土的。主要根据是：一、开封犹太人的碑记，述道统由来，祖师系列，到以斯拉（碑记作蒿子刺）为止，承认以斯拉是“民族的第二个制法者与改造者”（第一个是摩西），这表示他们对于耶城与第二次坛庙的重建是知道的。其次，开封犹太人在宗教生活上所用的纪年方法始终是所谓“契元法”（Era of Contracts），从亚力山大统治的年份算起，即从公元前三一二年算起；直到公元后一〇一九年，西方一般的犹太人才改用所谓“创元法”（Era of Creation），就是从他们所了解的开天辟地的年份算起；而“契元法”是叙利亚王朝统治犹太本土的时候（公元前一九八年起）开始推行的；开封的犹太人直到公元后十七世纪还在用这个历法。

4. 从大疏散开始到教典形成的期间说。苟乍尼根据他对开封犹太族人所藏经卷的分析，认为他们的祖先是在这个时期之内，或甚至这个时期之后离开本土的。

上面简要地叙述了一些作家们，根据上述犹太历史的四个时代，推论中国的犹太人的祖先们最可能是在那一个时代离开他们本土的。

我们的判断是：开封犹太人的先辈是在上面所说的四个时代中的第三个时期中离开伯利斯坦的。从开封犹太人接受“契元法”的正朔这一点来看，他们离开本土一定在公元前一九八年以后，因为这是颁行这种历法的叙利亚塞流卡斯王朝统治力量到达他们本土的一年。再从开封教人的藏经情况来看。犹太教的圣经，大致相当于基督教的《旧约》，大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正经，即《摩西五经》，开封教人称为道经，或大经；二是《先知各书》；三是《圣书》（西名称为 Hagiographa）。这三部分纂辑在一起而发展成为“经”（Canonical）是有先后的。《摩西五经》最早，在公元前第五世纪。《先知各书》次之，在公元前第二世纪初年。《圣书》最晚，在公元前一〇〇年前后。开封教人的藏经中，《摩西五经》完整无缺，并且最受尊崇，曾一度成为教“寺”的名称，

见前述的《尊崇道经寺》。《先知各书》，有而不全。《圣书》则几乎没有。有完整的《摩西五经》而知所尊崇，这表示他们离开本土一定在公元前五世纪以后。《圣书》几乎没有，这表示他们在公元前一〇〇年以前便已离开了本土。《先知各书》有而不全，这表示他们离开的时候，正当各书在纂辑成经的过程中，不可能有完整的一套。总说一句，从开封族人的经藏方面看，他们祖先离开本土的年代不能不在公元前第二世纪之间。

此外，开封的犹太人同印度孟买犹太人在宗教生活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最主要的一处是双方都极注重《西玛》祷文。这祷文是：“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旧约》《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孟买犹太人对人说，他们有一个时期什么都忘了，就是这祷文是寝馈不忘的。开封犹太人在庙的大殿上有三处刻着这句祷文，也要教中大众念念不忘。孟买犹太人自称他们祖先是公元前一七五年离开本土的。我们有理由推断，开封犹太人是从小印度孟买一带的犹太人中间迁移过来，而他们的祖先也自然不能不是在公元前一七五年左右离开本土的。

总结以上说一下：开封的犹太人，也就是中国境内在所有进入中国的犹太人中起过决定作用的那部分犹太人，是在公元前第二世纪的七十年代离开犹太本土，进入印度的孟买区域；他们在此区域定居了一千一百多年之后，在公元第十一世纪的中叶或后叶，又循海道向东推进，到达了开封。当然，这并不是说，开封犹太人的全部先辈都是这样来的。这些先辈中，有一部分，可能人数少些，是从波斯来的。因此，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族中最主要文献的弘治、正德、康熙三块《碑记》，追述由来，凡三称“天竺”，一称“西域”，是完全合乎事实的。